

詩經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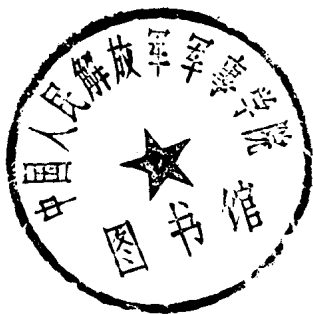


2 039 9666 7

高
亨
注

诗 经 今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Gunnings

責任編輯 汪賢度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詩經今注

高亨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7.5 字數 355,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0

統一書號: 10186·223 定價: (七)2.00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 言

我們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勤勞勇敢的人民，在黨的英明領導下，正在進行新的長征。際此人人揚鞭躍馬，爭攀高峰，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時刻，我們怎能不加倍努力呢！

我是一個書生，幾十年來，尤其是解放以後，總是爭取多作一些研究工作，多貢獻一點極爲微小的力量，已經著有專書十幾種，刊行問世。最近所作《詩經今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又使我得到鼓勵，爲之欣舞。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前人的注釋很多，其中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錯誤的。我讀古書，從不迷信古人，盲從舊說，而敢于追求真諦，創立新義，力求出言有據，避免遊談無根。這本《詩經今注》就是抱着這種態度而寫成的。

例如《周南·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舊注說，這首詩是贊美魯國的公族，把公族比做麒麟。請看，詩人描寫麒麟的足、頂和角，又描寫成羣的公族，最後則為麒麟而悲歎（于嗟）。這是贊美公族嗎？當然不是。據《左傳》記載：「（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又據《孔叢子》記載，孔子當時曾作了一首《獲麟歌》：「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楊士助疏引）我認為這首七言三句詩是後人偽作，《麟之趾》一詩才是孔子所作的《獲麟歌》，被後代儒者編入《詩經·周南》之中。《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中說孔子看到魯人打死的麒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此詩則反復悲歎，兩者的意味是相合的。

總之，我注《詩經》是依循它的本文，探求它的原意。但錯誤也在所不免，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高亨

一九八〇年四月寫於北京

詩經簡述

一 詩經的來歷

《詩經》共三百零五篇，簡稱「三百篇」，是我國第一部詩集，周代前段五百多年間的詩歌選錄。它的來歷據西漢人說，是古代帝王爲了考察風俗的好壞，政治的得失，設有采詩的官，把采來的詩篇獻給樂官大師，大師再獻給天子。這種說法顯然是有意爲封建統治者吹噓，因爲先秦古書並沒有記載過采詩的官和采詩的事，所以周代是否有這種制度，還不能論定。但漢人所說那時的詩篇最初都集中在樂官手裏，却是事實，有兩個證據可以說明這一點：第一，詩三百篇都是樂歌，所以《墨子》說「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公孟篇》）。樂歌原來是供統治階級娛樂的東西，樂官正是掌管詩歌、音樂、舞蹈，給統治者們服務的人，那末樂歌和樂官在當時是分不開的，編輯樂歌的人就應該是樂官了（樂官編輯之後，才轉爲統治階級的教育課本）。第二，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記載：「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陳》、《鄘》、《小雅》、《大雅》、《頌》。」所謂周樂，差不多包括了今本《詩經》全部（只有《魯頌》、《商頌》不在內），這些詩是魯國樂工所歌，而稱做「周樂」，那末編輯者應該是周王朝的樂官了。

周王朝的樂官所以能够得到這些詩歌，大約有三個來源：第一，王朝的貴族爲了充實音樂，爲了祭祀鬼神，爲了誇耀功業或別種目的，作成詩歌，交給樂官。《周頌》裏應該有些詩篇是出於這個來源。第二，王朝樂官爲了給貴族服務，盡到他的責任，留心搜集流傳在民間的或出於士大夫之手的詩歌（並不是專職的采訪）。《小雅》、《大雅》及《王風》裏應該有些詩篇是出於這個來源。第三，諸侯各有樂官，掌管本國的樂歌，諸侯爲了尊重王朝，交換音樂，派人把樂歌獻給王朝。《王風》外的十四國風及《魯頌》、《商頌》裏應該有些詩篇出於這個來源。《國語·魯語》說：「昔正考父校（校當讀爲效，獻上之意）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便是例證。

通過上述的三個來源，周王朝樂官掌握了不少詩歌，並隨時增加，隨時編選，經過五百多年，樂官們才完成了這部書的編輯工作。所以我們說《詩經》是周王朝各個時期的樂官所編輯。

到了春秋末期，孔子把《詩經》加以重訂，做爲他教育學生的課本。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可見《詩經》是經過孔子重訂的。

《詩經》這部書，原來當有三百二十篇左右，不幸遭到秦始皇的焚燒，禁止學習，到西漢初年，還剩下了三百零五篇。

西漢時期傳《詩經》的有四家：魯人申培所傳的通稱「魯詩」，齊人轅固所傳的通稱「齊詩」，燕人韓嬰所傳的通稱「韓詩」，魯人毛亨所傳的通稱「毛詩」。魯、齊、韓合成一個宗派，他們的傳本經文都用漢代

通行的隸書寫成，所以叫做「今文詩」。毛自成一個宗派，據說他的傳本經文原用先秦古文寫成的，所以叫做「古文詩」。四家經文小有不同，解說多有歧異，今文家和古文家歧異更甚。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亡於晉朝的東渡，韓詩亡於宋朝的南渡（只有《韓詩外傳》尚存），現在《詩經》只有毛亨所傳的一種本子了。

二 詩經的分類——風、雅、頌

《詩經》原來分爲三類，就是風、雅、頌。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實際《周南》、《召南》不是兩國的詩歌），合稱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多數是民間歌謠。宋代王質（《詩總聞》）、程大昌（《詩議》）、清代顧炎武（《日知錄》）、近代梁啟超（《釋四詩名義》）等人認爲南也是《詩》的一類，應該從風中劃出，就是把《詩經》分爲南、風、雅、頌四類。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第一，二《南》的主要部分也是民間歌謠，和其餘十三國風性質相同。第二，《左傳·隱公三年》：「風有《采芣》、《采蘋》。」《采芣》、《采蘋》都是《召南》的一篇，可見《左傳》作者認爲《周南》、《召南》屬於風。《周禮·大師》、《禮記·樂記》、《荀子·儒效》論《詩》，都是風、雅、頌三類並舉，而不及南。可見《周禮》作者、《樂記》作者和荀卿都認爲《詩經》只有風、雅、頌三類，南屬於風，不是自爲一類。先秦人對於

三百篇的類別，不致弄錯。因此，我們說二《南》也是風詩。風本是樂曲的通名。《大雅·崧高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其風是說《崧高》詩的曲調。《左傳·成公九年》：「樂操土風。」土風就是本土的曲調。《左傳·襄公十八年》：「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北風就是北方的曲調，南風就是南方的曲調。《山海經·大荒西經》：「太子長琴……始作樂風。」《海內經》：「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樂風就是樂曲。由上述五個例證看來，風本是樂曲的通名了。樂曲爲什麼叫做風呢？主要原因因是風的聲音有高低、大小、清濁、曲直種種的不同，樂曲的音調也有高低、大小、清濁、曲直種種的不同，樂曲有似於風，所以古人稱樂爲風。同時樂曲的內容和形式，一般是風俗的反映，所以樂曲稱風與風俗的風也是有聯繫的。由此看來，所謂國風就是各國的樂曲，《衛風》就是衛國的樂曲，《曹風》就是曹國的樂曲，餘可類推。在這裏應該指出：風一方面是樂曲的通名，一方面又是風詩的專名，正如「書」一方面是書籍的通名，一方面又是《尚書》的專名；「詩」一方面是詩歌的通名，一方面又是《詩經》的專名。（先秦時代《尚書》只稱爲《書》，《詩經》只稱爲《詩》。）名詞含義的演變常有這種現象。

雅有《小雅》、《大雅》，合稱二《雅》，共一百零五篇，都是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域——「王畿」的詩歌，多數爲朝廷官吏（公卿大夫士）的作品。雅是借爲夏字，《小雅》、《大雅》就是《小夏》、《大夏》。因爲西周王畿，周人也稱爲夏，所以《詩經》的編輯者用夏字來標西周王畿的詩。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第一，雅夏二字古通用，《墨子·天志下》引《詩經》《大雅》作《大夏》，足證古本《詩經》《小雅》《大雅》也作《小夏》。

《大夏》。第二，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詩，這從詩篇的整個內容來看，是可以肯定的。（只有《小雅·大東》等似是東周域內人所作。）春秋時人引《小雅》詩句，曾稱爲「周詩」，（見《國語》中《晉語》、《楚語》）引《大雅》詩句，也曾稱爲「周詩」。（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國語·楚語》）所謂「周詩」，就是西周王畿的詩。至於東周王畿的詩則是《王風》了。而西周王畿，周人也稱爲「夏」，（見《尚書》中《康誥》、《立政》）這個地域後歸秦國所有，從而這個地域的詩篇就是《秦風》了。春秋時人尙稱《秦風》爲「夏聲」。（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由此可見，雅是借爲夏字，夏是西周王畿的舊稱，《詩經》的編輯者用夏字標明這部分詩篇產生的地域。第三，《詩經》三百篇都是以地域分編，用地域名稱加標題的。十五國風的十五國（《王風》的王代表東周王朝的統治區），《周頌》、《魯頌》、《商頌》的周、魯、商，都是代表地域，可見二雅的雅也是代表地域，即借爲夏字。如果不是這樣，二雅是哪個地域的詩歌就表示不出來了。雅詩爲什麼有小小的區別呢？古說都不圓通，現在還得不出確解。

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合稱三頌，共四十篇。大體是西周和魯國、宋國的最高統治者用於祭祀或其它重大典禮的樂歌。這類詩爲什麼叫做頌呢？頌就是歌頌之頌，贊美之意。三頌的詩，其中心內容是贊美在位的周王、魯侯、宋公或其祖先的功德，其專用範圍限於周王、魯侯、宋公舉行祭祀或其它重大典禮，所以叫做頌。這是頌詩兩個基本條件，至於風詩、雅詩中也有贊美王與公侯或其祖先的詩篇，適合前一條件，但不適合後一條件，所以不列入頌詩。

總之，風雅頌的區別：風是民間歌謠，但也有些例外；雅是朝廷官吏的作品，而《小雅》又有些民間歌謠；頌是王侯舉行祭祀或其它重大典禮專用的樂歌。三者的界限並不嚴格。這是詩三百篇在歷史上的分類，我們現在研究《詩經》，應該從它們的思想內容去分類，不必拘守風、雅、頌了。

三 詩三百篇的地域和時代

《詩經》原來是按照三百篇的產生地域分編，共計周南、召南、邶、鄘、衛、王（東周）、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雅（即夏、西周）、魯、宋十八個地域，所以從地域上劃分，比較容易；但有沒有錯編地域的詩篇，則不可知。

三百篇的產生時代，是由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共約五百多年（公元前一零六六年至前五四一年前後）。但是某篇作於周代哪個王朝，絕大多數無從考定，甚至哪幾篇是西周作品或東周作品，也無根據可資論斷。所以從時代上劃分，比較困難，只能勾出一個輪廓而已。

現在把三百篇的地域和時代結合在一起，做個扼要的敘述。

（一）十五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詩十一篇，《召南》詩十四篇，都是南方的作品。西周初期，周公姬旦長住東都洛邑，統治東方諸侯；召公姬奭長住西都鎬京，統治西方諸侯，由陝（今河南陝縣）分界。這個

統治區的劃分，大概相沿很久。周南當是在周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域。召南當是在召公統治下的南方地域。根據二《南》詩，《周南·汝墳》：「遵彼汝墳。」《漢廣》：「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可見周南疆域北到汝水，南到江漢合流即武漢地帶。《召南·江有汜》：「江有汜。」「江有渚。」「江有沚。」可見召南南到武漢以上長江流域的地帶。二南的地域應該包括當時一些國家，如楚、申、呂、隨等都在其內。二南詩中有東周作品，也可能有西周作品。

《邶》、《鄘》、《衛》 共詩三十九篇，在春秋時代便已混在一起，今本《詩經》，《邶》十九篇，《鄘》十篇，《衛》十篇，是漢人隨意分的。春秋時人認爲《邶》、《鄘》、《衛》都是衛國的詩，《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引《邶風》稱爲「衛詩」，就是明證。衛國疆土在今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西周初年，成王封他的叔父姬封於衛，都朝歌（即今河南淇縣東北的朝歌城）。春秋時衛文公遷楚丘（在今河南滑縣東），衛成公又遷帝丘（即今河南濮陽縣西南的顓頊城）。舊說邶在朝歌北（今河南湯陰縣東南的邶城鎮即古代邶城），鄘在朝歌南（今河南新鄉縣西南的鄘城即古代鄘城），都屬於衛。（王國維說：邶即燕，鄘即奄，奄即魯。）《邶》、《鄘》、《衛》多數是東周作品。

《王》 詩十篇，東周王國境內的作品。東周疆土在今河南北部。周平王東遷洛邑（也稱王城，在今河南洛陽西五里），名義上還是中國的王，實際上也受到諸侯的一定尊敬，所以稱此地帶的詩爲

《王風》。《王風》都是東周作品。

《鄭》 詩二十一篇。鄭國疆土在今河南中部。西周宣王時封他的弟弟姬友於鄭（此鄭在今陝西華縣西北），姬友即鄭桓公。幽王末年，桓公做王朝司徒，從虢、鄆二國取得十個邑，把他的家屬和一部分人民遷到那里去。犬戎侵略西周，殺死幽王和桓公，桓公的兒子武公建國於東方，仍稱鄭（都城即今河南新鄭縣）。《鄭風》是武公建國以後的詩，都是東周作品。

《齊》 詩十一篇。齊國疆土在今山東北部和中部。周武王封他的大臣呂望（姜太公）於齊，都營丘（即今山東臨淄縣），胡公遷薄姑（即今山東博興縣東北薄姑城），獻公又遷回營丘，改稱臨淄。都是西周時事。《齊風》中《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篇都是東周作品，其餘不詳。

《魏》 詩七篇。魏國疆土在今山西西南部。國君姓姬，始受封者不知爲誰（都城在今山西芮城縣東北）。東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六六一）被晉國所滅。《魏風》都是此年以前的作品。

《唐》 詩十二篇。唐國即晉國，疆土在今山西中部。周成王封他的弟弟姬叔虞於唐（都城在今山西翼城縣南）。境內有晉水，所以後來改稱晉。春秋時武公遷曲沃（即今山西聞喜縣），獻公遷絳（在今山西新絳縣北），景公遷新田（在今山西曲沃縣西南）。《唐風》可能都是東周作品。

《秦》 詩十篇。東周前期（戰國以前），秦國疆土在今陝西中部。國君姓嬴，西周孝王封他的臣非子於秦（即今甘肅天水縣的故秦城），疆土逐漸擴展，莊公遷犬丘（即今陝西興平縣東南的槐里城），

襄公遷汧（即今陝西隴縣的汧城）。周幽王時犬戎侵略西周，平王東遷，秦人趕走犬戎，西周王畿及幽地等都逐漸歸秦所有。文公遷郿（即今陝西郿縣東北的故郿城），寧公遷平陽（在今陝西郿縣西），德公遷雍（即今陝西鳳翔縣）。《秦風》多數甚至全部是東周作品。

《陳》 詩十篇。陳國疆土在今河南東南部及安徽北部。周武王封舜的後人媯滿於陳，都宛丘（即今河南淮陽縣）。東周敬王四十一年即春秋最後的一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被楚國所滅。《陳風》中有東周作品，也可能有西周作品。

《檜》 詩四篇。檜（也作鄆）國疆土在今河南中部（都城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國君姓妘，相傳是帝顓頊的後代。始受西周王朝的封爵者不知是誰。東周初年被鄭武公所滅。《檜風》都是西周作品。

《曹》 詩四篇。曹國疆土在今山東南部。周武王封他的弟弟姬振鐸於曹，都定陶（在山東定陶縣西北四里）。東周敬王三十三年（公元前四八九年）被宋國所滅。《曹風》中《蜉蝣》、《候人》兩篇都是東周作品，餘二篇不詳。

《豳》 詩七篇。豳（也作邠）國疆土在今陝西枸邑縣、邠縣一帶。周王祖先公劉始遷於豳（都城在今陝西枸邑縣西邠縣北）。西周時代豳國封給什麼人，無可考。西周亡後，此地歸秦所有。《豳風》都是西周作品。

(二) 二雅

《小雅》、《大雅》 《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上文已經說過：雅借爲夏，夏是西周王畿的古名，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詩；但也有極少數例外，如《小雅·大東》、《都人士》等似是東都人作品。西周王畿在今陝西中部。周始祖后稷都邠（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公劉遷豳，太王亶父遷岐（在今陝西岐山縣），文王遷豐（在今陝西鄠縣東），自武王至幽王均都於鎬京（在今陝西西安西南）。幽王時犬戎侵略西周，殺死幽王，平王東遷。秦國趕走犬戎，西周王畿岐以西先歸秦國所有，岐以東後歸秦國所有。所以二《雅》是西周時代作品，但也有幽王死後、岐東（包括鎬京）歸秦所有以前的作品。

(三) 三頌

《周頌》 詩三十一篇。都是西周時代王朝的作品，從它們的內容和藝術性觀察，多數是昭王、穆王以前的詩篇。

《魯頌》 詩四篇。魯國疆土在今山東東南部。周成王封周公兒子姬伯禽於魯（都城即今山東曲阜）。《魯頌》中《泮水》、《闕宮》兩篇作於魯僖公晚年，即春秋中期作品。（僖公死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六二六年）《駉》、《有駜》兩篇，舊說也是作於此時。

《商頌》 詩五篇。這不是商代的作品，而是周代宋國的作品。宋國疆土在今河南東部及江蘇西北部。國君姓子，周成王封殷紂王的哥哥微子啓於宋（都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宋國是商湯的舊

地，也稱爲商，宋君又是商王的後代，所以宋詩稱爲《商頌》。原有十二篇，亡掉七篇，只剩下五篇。《國語·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可見《商頌》作於正考父死前。正考父死年不詳。《左傳·昭公七年》：「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宋宣公死於周平王四十二年，平王四十九年是春秋的第一年。足以證明《商頌》五篇都是春秋以前（公元前七二一年以前）的作品。